

让我为你撑起一个“屋顶”：记一次在阿根廷志愿建房经历

袁梦琪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阿根廷

在 2015 年 9 月到阿根廷之后，最初一个月时间我的活动范围基本集中在首都市区内，来回于学校和家，或跟随同学参加总统选举的周边活动，或呆在家跟房东老太太练习西班牙语。10 月初一次偶然的机，我注册参加了非营利性组织 TECHO (Un Techo para mi País) 的志愿活动。我就这么跌跌撞撞地一头扎进了阿根廷的另一面，和当地现实的贫困问题结结实实地撞了个满怀。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逐渐认识到除首都的繁华和喧闹之外，还有更完整的、更多元的阿根廷。

一、初识 TECHO

TECHO，在西班牙语中是屋顶的意思。而 TECHO 的目标也的确是致力于让贫困人群都能拥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屋顶”。1997 年，一群智利年轻人了解到拉美严峻的贫困问题，想要解决贫民窟居民的住房窘境，便成立了这一组织。他们希望能为居住条件糟糕的家庭建造适用的周转房屋，并改善拉美整体的住房环境问题。之后，这一组织扩展到了拉美其它的 18 个国家，既致力于解决贫困人群的住房问题，还关

注社会不公平现象。这一组织在 2006 年落地阿根廷，现在 19 个省份有分支，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 51 个区开展过志愿活动。该组织成员们会前往不同的贫民区进行入户调研，根据每户家庭的情况和户主的意愿来匹配哪些家庭需获得组织帮助修建紧急住房（viviendas de emergencias）。这些紧急住房标准大致为一间 3 米 * 6 米的木屋，无水电系统，造价在 100 美金左右；如符合条件，且户主有意愿，每户支付约 10 美金就能得到一间紧急住房，且由 TECHO 提供原材料并组织志愿者协助建房。到 2015 年时，TECHO 仅在布省范围内就建造了近 6800 间紧急住房，全国范围内近 11700 间。这个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成员们一年两次的街头义演募捐；另有组织年会时，邀请前来参加的公司们加入 TECHO 发起的“扶贫众筹”。此外，还有一些支持资金来自志愿者或志愿家庭。

我最终加入的志愿小分队，属于 TECHO 首都联邦区分支，主要负责的是布省 Ezeiza 市 La Porteña 贫民区的紧急住房搭建。队里成员大多数是年轻人，或大学生，或刚工作的职场新人，每个人在周中时都在各自的主业上勤奋工作和认真学习，照顾着自己内心小小的梦想，但周末时则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集合在一起，为有需要的居民们奔走。领队 Daniel 考虑事情周到，每次通知都要确保每个人都收到。我猜八成与他工科生式的严谨有关。地区负责人 Lucia 工作时则需要保持高度专注，但在周末志愿活动时最喜欢入户和街坊聊天。队里的翻译 Mariana 原本学着翻译专业，但因喜欢艺术，便转学到了阿根廷国立艺术大学修习艺术史，她每次都会负责带来气球和彩带装饰集合的中心广场，再把这些东西送给前来的小朋友。而队里的“糕点师”Vicky，周中忙着经济学的学业，周末还要带上烤好的点心去拜访贫民区居

民。此外，还有 Lucas 和 Luqui，他们在每年的街头义演中承担着主要表演，因幽默细胞发达，每次入户调研都能逗得家里孩子们开心。在每一次的入户调研之后，这些志愿者们往往并没有急着离开，大家整理好每一份问卷的回答之后，还会再次跟居民们道别，和家里的“留守儿童”们玩耍，或者是帮一些单亲妈妈们修理家里的电器，一些好心的邻居甚至会挽留我们吃晚饭。

我积极地参与入户调研，最初私心其实不是出于喜欢这个组织，而是想借着走访居民的机会完成关于阿根廷 2015 年总统大选的访谈，为自己的政治课题补充材料，有一种急切的功利心在其中。在我来阿根廷之前，我觉得田野是一项任务，是博士毕业的要求之一，是参加考核的必要条件。但当我真的进入这个组织和这群志愿者在一起之后，我觉得我开始享受田野的慢节奏，开始感受这个组织带着我了解一个远离大城市模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时，我从最开始听到贫民区就联想到暴力、毒品和犯罪的惶恐，也转变成愿意真心去了解大家的难处和感受这些居民带给我们的温情和友好。



图 1 志愿小队和居民们 作者拍摄

二、破冰见面会

由于 2015 年底要完成搭建紧急住房的计划，小分队需要每周六带领志愿者前往所负责的区域和有意愿参与的家庭举行见面会。在 10 月 17 日和 10 月 24 日的两个周六，大家都约定 8 点 15 分在首都的 Constitución 火车站售票亭前集合，搭乘火车前往 Ezeiza 市，一般都规定乘坐 2 号车厢，以方便沿途接到其他伙伴。Ezeiza 市位于首都以南 36km 处，一般在上午 9 点 30 分时可到达。接着，志愿者们会聚集在中心广场，准备和居民面对面沟通。

第一次见面会，志愿者们会前往居民家中查看居住情况并进行问卷调查，主要是查看家庭成员情况、收入水平和住房条件，接着询问他们是否有特别的需求。由于这一片区是初次见面，出于不信任，他们不愿意提供给我们各自的家庭情况和个人信息。我发现这些居民们虽然愿意参加我们的项目，希望可获额外住房，但还是少不了疑惑和质问，甚至反感志愿者入户调研而选择关门不见。可是如果不入户的话，志愿者们很难对居民真实的生活情况进行评判。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社区里负责政府救助项目发放的大姐带我们完成最后的入户调研，有了熟人作保证，小心翼翼的家庭们终于愿意让我们踏进家门。

第二次见面会，是告知居民在经过综合评定之后，最终确认参与紧急住房搭建项目的家庭，并张贴施工区域地图和让居民们了解工期进程。我们让参加的每一户人家都到中心广场集合，大家围站成一个大圆圈，包括志愿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做一次自我介绍。轮到我的时候，大家问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好奇看法。然后领队 Daniel 让每个人说出对各自新家的期待，并且接力写在一张挂起来的白纸上。接着我们再拿

出准备好的颜料交给每户居民家里的孩子们，让他们在白纸上作画，搭配着各自对新家的愿望，画上他们心里最真的愿望。这一次的见面会，虽然是阴云密布，但是大家的内心都充满着喜悦的阳光：一方面邻居们相互之间彼此更加熟悉了，加上对我们志愿活动的信任，他们对新房子的期待更真切了；另一方面孩子们也都放下戒备了，原本偷瞟我们的那种戒备的眼神，转变成了好奇的打量。加上我的亚洲面孔，更多的小朋友们开始围着我叽叽喳喳的问问题，而不是像之前一样一看见我就逃跑了。



图2 在中心广场的第二次见面会 作者拍摄



图3 在中心广场的愿望墙 作者拍摄

三、卸货之旅

在确定好需要参与此次紧急住房搭建计划的 19 个家庭后，我们继续在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7 日两个周六完成开工前期的卸货任务。大家还是先乘坐火车到达 Ezeiza 站，然后一部分换乘载有建筑材料的卡车，另一部分直接前往居民家中等卡车到来后卸货，将建房子所需的木桩、木板和屋顶材料等放置在每个家庭的空地上。相较之前两次见面会，卸货入户过程中居民们明显更热情，更愿意沟通。许多家庭的小朋友们也会主动参与到劳动中，他们叽叽喳喳，不再是对志愿者进行怀疑性的“人口普查”，而是询问房子会是怎样，多久能住上等问题。有些单亲妈妈们还会拉着我们询问下次再来的时候是否可以帮她带一些家居装饰品，让她的孩子们可以生活在更温馨的家庭环境中。每次卸货完成后，小分队会乘着空卡车挨家挨户地问候一圈，还有居民会站在路边向卡车上的我们递消暑饮料。夕阳西下，这些石子路、臭水沟、旧房子、废弃汽车都被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仿佛贫民区的脆弱和难过都被一些新的希冀给盖过。之前入户调研时有的居民曾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戒备状态，此时差不多都已消散，大概是因为对向往的美好生活更近了一步，于是人们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愉悦了许多。



图 4 卸载木板 作者拍摄

我们跟居民们的对话也从最开始的“Que hacen en mi casa?!”（西班牙语：你们在我家干什么?!），变成了热烈的打招呼“¿Como van, mis

queridos (amigos) ?” (西班牙语：怎么样呀？我亲爱的朋友们？)

四、搭建住房

搭建住房的时间是周末两天。大家各自准备睡袋和食物后，周五晚上在城北的大巴车站集中，一同前往 Ezeiza 市的中心小学。而我背着借来的睡袋、两袋火腿肠和保温杯上路。到达小学之后，所有的志愿者们都围坐在课桌前做自我介绍，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们一阵热闹。大家都被划分在不同的建房小分队，基本四人一队，多为两男两女，其中一位曾有过搭建紧急住房经历的志愿者为领队。我的建房小分队由一位 TECHO 其它分支的成员、一位瑞典男生、一位意大利女生和我组成。在简单闲聊各自学业和在阿根廷的经历后，我们在教室里裹着睡袋大通铺式地睡下，以便第二天能在 5 点起来干活。



图 5 教室里席地而睡的志愿者们 作者拍摄



图6 整齐摆放的工具 作者拍摄

周六早上天还没亮，大家已经陆陆续续地爬起，空气里是属于夏日清晨的凉爽，掺杂着些许兴奋。小分队会先拿到铁锹、锯子、锤子、一大包长钉和卷尺等工具。而由于安全要求，施工建房时不可使用电器。接着根据指定地址，小分队前往被分配到的家庭。第一天主要任务是打好地基，将15根支撑木桩完好地、牢固地打入3米*6米的长方形。我们协助的家庭仅有一间半砖砌半铁皮的自用住房，两大人、三小孩晚上都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屋里的地面只是简单糊上水泥，仍坑坑洼洼；屋外堆着没用完的红砖和干掉的水泥，细木棍连接的栅栏上晒着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衣服；因为没钱买整块防水布，屋顶上盖着各式拼接的残布。在开始准备干活时，我才发现地面坑洼较多，不好固定木桩，因此特地找邻居借了一个犁子给土地找平。接着大家两两一组测量建房区域范围和木桩间隔距离，做好标记，接着就是挖洞埋桩的漫长劳动。在把木地基埋入土里时，每个人还将一张写着祝福语的纸条也一同埋进去，算是送个祝福。这天上午我们完成了10根支撑木桩填埋地基的任务，午饭借住户的厨房煮了面条。这些面条是随工具包一起分发的，因劳作而将就这顿

简单却美味的午饭。下午时分，因为男主人弟弟加入打地基，不到 5 点我们就完成木桩地基的深埋、夯实和固定工作，接着便铺上第一层木地板。



图 7 进入这户人家的第一眼 作者拍摄



图 8 在居民家厨房做午饭 作者提供

第二天依旧 5 点从学校出发，因为昨天最难和最关键的地基部分都已顺利完成，接下来的装订木墙和搭盖屋顶就没那么困难，大家信心倍增。我和意大利女生负责扶住木墙面，另两位男生则抓紧用长钉子固定连接的五金零件，等到把四

面墙体都固定好之后，再把屋顶的房梁架上并固定，接着依次铺上保暖层、防水层和金属板，再用长钉固定所有的屋顶材料。这个大框架搭好之后，最后安装门窗。在整个拼装房间的过程中，家里小孩子们都十分兴奋地在木地板上跑来跑去，还比赛谁能更快地到达房间的另一边。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这些劳作最好的回报，以前觉得这话矫情，但此刻我只想发自内心的同意。



图9 完成屋顶的搭建 作者拍摄



图10 夕阳西照中的新房子 作者拍摄

五、结语

布大的同学曾告诉我：“在阿根廷，其实很多家庭都有一个朴素的理想生活模版，就是三个‘O’：Domingo, Asado, Amigo，西班牙语分别是星期天、烤肉和朋友，表达了阿根廷人希望能在周末和朋友一起在家里热闹地烤肉的家庭生活愿望。”鉴于我曾“单纯地”比较过阿根廷和中国的牛肉价格，加上我身边的布大学生们半工半读也能在首都养活自己，我认为这个朴素的生活愿望是毫无疑问可以实现的。可是当我们走访这些家庭时，看着那些没鞋穿的小孩、濒临报废的不安全电器、无法遮风挡雨的屋檐，我才切实地感受到阿根廷的贫富差距。

首先，我们帮助的这户人家在这个贫民区算是典型家庭，男主人在首都靠打零工赚钱，负责家里食物开销，女主人没有工作在家照顾三个孩子。家里没有清洁的水源，小孩子坐在土堆上吃零食，光着脚跑来跑去，没有所谓的讲卫生、勤洗手的习惯。这户家庭对外接电线，他们每天都担心断电，也怕带不动家里本就不是大件的电器。家长希望孩子们能接受教育，至少能识字，但没有钱送小孩去幼儿园和买书。这基本也是阿根廷贫困阶层家庭的真实写照，大多数男性户主在非正式经济中工作或接受政府补助，女性户主则是照顾着家里3、4个孩子。有些家庭还是单亲妈妈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基本就只能依靠政府救济，或靠爷爷奶奶资助。这些家庭每天都在为能否拥有干净的自来水和充足的电力而操心，甚至为明天的一顿饭从哪儿来而担忧，他们朴素的生活愿望只是温饱。财富的鸿沟使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想象都有如此大差距。

第二，阿根廷贫困人口常年占总人口数量的30%，政府为了减贫推出过从教育、医疗到住房等很多的社会福利政

策，需要承认的是政府救济确实能解决很多社会不平等问题。而我们接触到的贫困家庭基本每一户都接受政府现金转移扶贫项目。虽然学界对这些研究大多数持正面评价，但我在走访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中父母辈接受救济行为，其实会间接地影响儿童的个人发展。许多青少年在“父母接受政府资助也能生活下来”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地失去了奋斗动力，而坦然地选择接受救济。有的青少年甚至提到“我父母接受了十年救济，没上过班也生活得挺好，我为什么不能呢？”此时，这种长期效应值得再思考，减贫模式需再讨论。

第三，跟随着 TECHO 在布省里走街串巷的田野经历，让我对阿根廷贫困还有着更深一层的理解，这种贫困不仅是体现在经济或教育上，还影响着一国居民的政治生活。因没钱买报纸、收音机和电视等，他们难以获取实时信息，大多数居民被动地选择“政治冷漠”。我曾在私下询问了许多贫民区居民对 2015 年总统选举的投票意向，一部分人可能出于自我保护而不说出真实想法，但许多居民对最终六位候选人一无所知，也不关心。另外，他们也很直白地告诉我：“谁把传单发到手上就选谁，谁给的钱多就选谁。”这种出于物质目的的“政治理性人”行为，完全是因为利益需要超越精神需要，政治选择都因此变得更简单了。

在 TECHO 参与活动的这些日子，让我不仅仅了解了拉美的非营利性组织高效运作的内部情形，也了解了立体多面的阿根廷。

本篇责编 高良敏 文字校审 董慧